

晉

書

一
二

蘇

氏

行

第

一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御撰

夏侯湛

弟淳淳子承潘岳

從子產

張載

弟協協弟虎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兖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盛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今主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基龍蟠六年英耀光落羽儀摧殘而獨雅容藝之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貴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

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
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方尚若垂一鱗迴一翼令五子攀其飛
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能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迺適
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五子栖遑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
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
三公之蔽賢也寔五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甚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
吾子所以褻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
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
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
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
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羣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
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

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无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黜妍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菁熟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卿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舊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先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擻適可充衛士之糞盈埽除之器譬言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二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

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
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事子之失評也僕
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
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
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
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
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
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胄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諷
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
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
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有乾今也則否居位
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先公
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
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蚩桓文之勲抵枹管

仲蹉霄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齋神獨善
其身玄白冲虚佐尔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万里將不濯
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徹蒲結躡切躡切躡事取才進人此又吾
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噲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出嶽
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无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
榮辱故能入无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
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
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即署約志勤卑不亦
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審察之迂桓公或授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
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主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審察
出車下而階大夫外无微介内无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
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鈇刀不能入泥
騏驥驂騑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是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

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足鷄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間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无雅正可準論无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衛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徵文傳說操築以寤王寤戚擊牛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結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仿佛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弟淳琬瑤謨揔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之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今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不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藉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首自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姬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庶景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无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獻知昇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忝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弥高鑽

之弥坚我用欲罷不敢豈唯子躬是懼寔是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是猶是儀嗚呼子其敬哉俞子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姐宜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于書孝不違惟寧敦詩書礼樂孳々弗倦我有識惟与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諸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子其爲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子其珍嗇思寬獄之不惜教之不恭是訓子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履薄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實其撝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鏗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尔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子之尤子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

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筆手，摠角以逮于弱冠，既且于今之二毛。受孝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已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冲。予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无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鄙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愼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摠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作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比且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

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
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家
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
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
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
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
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率兵內向承與梁州
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
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
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荊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比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
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年秀才泰始中武

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
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歸路封人墳宮掌舍
設板青壇鬱鬱其嶽立兮翠幕默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
廣作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
韞服于縹緗兮紺轅綴於黛帟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
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駉駉微
風生於輕幘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
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閭闔闔
啓參塗方馬四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撞桂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繫
壺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陰華蓋衝牙錚鎗綃紉
綵縹金根照耀以烟晃兮龍驤騰驤而沛丈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
於震兌中黃睟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繫會五路鳴鑾金九旗揚旆瓊鉞入
榮雲罕曉謁簫管嘲嘈以啾嘈兮鼗鼓鞀砢礪以砢礪筍簾疑以軒翥兮
洪鍾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
撫御耦游場染履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歟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
斯時也居靡都鄙久無華衣尚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頒賦而咸戾被褐
振裾垂髫揔髻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
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
盡力乎樹藝靡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子豈嚴
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
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
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萊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无儲蓄以虞災徒望歲
以自必三代之義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懼圖置於黜豈防險
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
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簫鼗盥豆淖則此之自實縮
必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百酒嘉粟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
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无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于萬國愛斯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采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稱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求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軼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二官擁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王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有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无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審舍於逆旅魏武皇帝

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櫬寫鞍皆有所態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民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進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籬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心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法歸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

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愛其
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網紀比當從
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
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且諷辭多不錄徵補博
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
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嘗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
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
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西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官之目未
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
非至聖无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
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
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
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

晉分傳二十五
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二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効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豈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嗚其辭曰
數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玄厚猶內愧於審蘧有道余不仕先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陰身齊逸民名綴下土背京汭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闕天文之秘奧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徽谿子巨黍異秦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蠲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紫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

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
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
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
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司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
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壘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
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揚映沼芳枳
樹櫛遊鱗澆澗齒莖敷披竹木蒼藟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棗
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
別二李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
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
葶薺甘旨蓼蔞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
寧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軒遠覽
玉蕊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病有痊於是席長筵列
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蘋鯉或宴于林或楔于泥昆弟班白

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
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
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
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此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
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
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
囹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
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尔邪岳曰可謂自首同所歸
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自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
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
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
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
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

而反岳從子居

居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居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宗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天然用能免或擊之凶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喪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

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
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得僞
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怒駕蹇希奔放之跡矜競割
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呶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
技風類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
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
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
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
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
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
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
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宗生之厚而耽
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
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

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蕞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
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黻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
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臝塗足耕而後食苟崇
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鄉食重祿執權衡握機袂功蓋當時勢侔人主
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
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繫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絕世
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
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万
物者也然患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
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得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
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
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卒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
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
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

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孝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縣可以收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叅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躋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興駕次于太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天子位于西

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三季儒官摺紳先生之徒垂纓
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
陳壘洗於階之左几筵旣布鍾懸旣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
之義謙光之美弥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
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旣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
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季徒國
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
闐闐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條欲移風易俗者固不異奏抑淫哇屏鄭衛
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久无愚智路無遠近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
而俱卒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深陋之風歌來
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
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會也凡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則末
列親觀盛美藏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二篇義近辭
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尤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

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
景熙遐緒參分自文受終惟武帝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群生化流
率土後帝承哉不隆留構奄有万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
敬日躋濟哲閔茂留精儒術敦悅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
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公保乃命李臣聖容穆穆侍講閭閻
抽演微言啓發道直探幽窮蹟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
重師卜曰吉英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盟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
希疊疊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艸神合幾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
二宮謁謁庶寮俊乂麟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非瓊瑤如彼儀鳳樂
我雲韶瓊瑤誰剖四洞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紳珮振
諧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有惟馨舞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
由子祁祁孝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由時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
以道万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
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

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承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
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
永世昌阜微微下呂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鳥龍是廁身澡芳流自坑盛
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出為完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
而遺人事入補當書即俄轉著作即為乘輿歲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
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
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將以導群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
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上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
而自利故有瑤室瓊室之奢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
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徒爭之之極雖刳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
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
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子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

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
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
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識先儒
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文盡
善矣自虞夏歲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
春秋傳曰命百官箴主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及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
當神器之運揔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
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
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
尊之號故以乘輿自篇蓋帝主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
詭意屈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駉駉崇軌壁竊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
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其其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
上下弗形尊卑靡非紀赫有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未

序萬邦已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既
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
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譬作
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謁謁萬衆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一日
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微機
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蠹且屋生災辛作旋室
而夏興瑤室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
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恆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剪周文曰具昧且
丕顯夫德輻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護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
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西復車是
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珍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
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匪不
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致於顛
覆昔唐民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不承天序赦桀惟湯尅殷伊武故

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獄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貞貞斯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勦不為累由夷逃寵遠放脫徒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斯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雋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懼禍酷左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固起義乃赴許昌固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臣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

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嚴梁
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棘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
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
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
生大憂詩矧茲狹隘土之外區又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
在武侯中流重吾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
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民昏甚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壁覆車
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之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武帝遣使齎之於劔閣山焉載文為推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
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
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涓濱之釣公羽也若茲之類不可
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
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
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

韜是以驚寒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
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
而欲建殊常之勲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彌萬章
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故智無所運其策詩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
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
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
車之名乎青駮繫索相繫於籠中何以効其振東郭放鞴下也白後玄豹
藏於檻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屏丹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目非
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
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孟之術抱伊管
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
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談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
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

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
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雋傑卓犖
傲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蔽
班之士苟不能匡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
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
尉傳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畫畫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
作即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
沙王又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
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恂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
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
亂所在寇盜恂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
文士作七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
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太荒之遐阻吞響音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

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駢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
津旌拂霄嶠輒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響
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謁蕭瑟虛玄溟
海渾渾濩濩其後嶮谷岬嶠張其前尋竹竦萃其陰其聲百籟群鳴龍其
山衝風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憩長風陳辯惑之辭命
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
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鼠有生之懼
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滄短羽之栖翳奮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
之歡彈九州之腹鑽屈轅之軀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敢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真含黃鍾以吐幹
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曾陵金岸崕崕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
虛之巢下無趾實之蹊搖則峻挺茗藐嶢嶢晞三春之溢露憩九秋之
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

構雲梯陟崢嶸前粧賓之陽柯剖大口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
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自於八風採
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葦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石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
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冰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蕢
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榮釐爲之擗標燭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
耳二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井爛肝瓊壁畫青葱應門八襲
琤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闕以萬堆之墉尔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
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楨素燦爛粉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
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提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宜飛而風生
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惟惺攜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
林麓登羽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

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葩俯採朝蘭想惠風於蘅薄眷椒陸於瑤壇尔
乃序三翼戲中泚潛鯢駭驚翰起尤絲結飛矰理挂歸朝衣赤霄之表出
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權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
戚遊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疑地閉風厲霜
飛柔條多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尔乃列輕武整戎
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驕驍屯羽隊於外林縱輕
翼於中荒尔乃張脩旻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密畫長鑿以爲限帶流
谿以爲開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焚獲鼓金機馳鳴
鏑剪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騫駢武齊轍翳忽揮霄雲迴風烈聲動響
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研
斑題之縱鼓驪風生怒目電睨口齧霜乃足撥飛鋒軌林蹶石扣拔幽叢
於是飛蓄奮銳賁育逞伎蹶封豨攢馮豕抗翹幢挫解馳鉤爪摧踞

牙擺瀾漫狼籍傾榛倒壑頽此崗挂山僵踣掩澤數為毛林隰為丹
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焉韜
弦有駟連驢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流膏谿谷厭芳
烟歡極樂彈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
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邪谿之鈺赤山之精銷踰圭頭鑠
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淮豐隆舊推飛廉肩炭神器化成陽文
陰漫旣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鏐水凝冰刃
露絜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捐鄭則三軍白首磨墨晉則千里流血豈徒
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翺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尔而已哉若其靈
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
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
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
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稟
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

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觀其若滅尔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
虬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
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尔乃踰天根越地隔
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
天下之僑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泰瓊
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尔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
極陸之毛伊公饔飩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芳藥晨鳧露鵲霜鷄
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
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鵲玄豹之胎燁以秋橙醑以春梅接以商王之
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子鱗出自九谿賴尾丹腮紫翼青鬚尔乃命支
離飛霜鏤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
足擬其薄繁有旣閑亦有嘉羞商山之菓漢皋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
子之殼芳旨万選承意代表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
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
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
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
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
乎有躬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无以豐其澤皇道昭
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
時玉猷四塞函夏謐靜丹旌授鋒青微釋誓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
於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畊漁父讓陸樵夫恥危冠之
飾與臺突短後之服合時雍巍巍魏魏蕩蕩玄扈巷歌黃髮擊壤解
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
被乎正朔莫不駁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重无思不服苑戲九
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遊川盈於孔甲
之沼万物烟煴天地六泰義懷靡內化感无外林无被褐山无韋帶象
刻於百工非發乎靈蔡措紳濟濟軒冕謁謁功与造化爭流德与二儀

比太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
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聵耳之樂栖我部家之屋
田遊馳湯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
皇風載贍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摘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
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為王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
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
陸機雲曰三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崧舉亢領佐
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
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採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
敷文流英聲於友悌言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
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蹟潘
著哀詞貫人靈並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蕤蓋藻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
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
欤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
人道之綱裁歲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
見竒於張敏濛記之詠取重於傳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
景陽摘光玉府棟莠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數遺文非徒
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
揚超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六

御撰

江統子彰傳

孫楚

子衆詢纂弟綽

纂子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元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疑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羗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其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備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朝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

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
不臣是以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
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
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
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
覆宗周襄公要秦遽盟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
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
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
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剪羽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
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勞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
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置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
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
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若漢人侵之永
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
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
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
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
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
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逞愈之故哉
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敗段熲臨
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
滅魏阻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
討叛氏阿貴千方等後因技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
彊國并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
之已受其蠱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畝鄭國
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勢實帝王之都每以

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褻弊迂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言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金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三載征戍之勞老師十方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戕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

息之有期若枯草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從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之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夫昌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有矢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擊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皆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湏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賄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足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烈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之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弥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節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疆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且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君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君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那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君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

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嚴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宗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

臣觀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掇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華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卽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適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有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曰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

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
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自後
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
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
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
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
賤賣貴販粥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
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曾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
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
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
爲恥衆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蜀虧敗國
體貶損令問甚五曰竊見禁士今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
旣違典章隳舊義且以拘繫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放事爲宜
朝廷善之又太子廢徙許昌賈石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

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
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
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
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
統作誄叙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叅大司馬孤王固軍事固驕
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
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
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
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
舉高平郗鑠金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
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皇病
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子鼎惇

鼎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叅軍復爲州別駕辟司
空郗鑠掾除長山令鑠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

請為長史冰薨度翼以為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彰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代桓景為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彰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藉田彰並以為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為僕射積年簡文帝為相每訪政事彰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年數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散子恒元熙中為西中郎長史恒弟夷尚書

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為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為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徵拜惇主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蒙皆一時名士並

與博游劇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苻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太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觀論事要以相覺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少興剪並隳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

賄葛越布于朝士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
燕齊左震扶桑輾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
而城地不安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
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
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
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
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无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
肩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主輔
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策應變無窮獨見之瞻望與衆絕慮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采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
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
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
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

斬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為疆殊不知物
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
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
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剡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之艁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
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逐卑文王退舍故
先開大信喻以存亡艁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待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
江表永為魏藩豈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悔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
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充豫爭
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
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交于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
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
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

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叅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平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叅軍不劭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劭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叅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憚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

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任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鄉所能自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尚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懷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詢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

山水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黜額暴鱗矣所居祿園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白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道試問綽君何如許荅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雋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欺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楊州刺史躬造以爲建威長史龔續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太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

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
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
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
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
不逮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
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
所故也天祚末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
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
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
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堦木刊阡
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
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
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丞丞之思豈不纏
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无山陵之急亦未首

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量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

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志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聰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論是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裴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

顛也逮敗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能掌虧位隆端
右竭誠獻替燁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途俱難兄弟矣孫楚
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昭之書諒曩代之佳
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奔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丁年沉廢蓋
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
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虧統昆弟江左馳聲彬
彬藻思綽冠群英

列傳第二十六

卷五十六

明倫彙編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羅憲

兄子尚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章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患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闔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復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騭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犍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

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
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恭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
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劔恭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
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
子弟後問先輩且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
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
子尚

尚字劭之一名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
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
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曰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
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
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
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

州岱阜兵盛諸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丘曹從事任銳偽降
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
號都於郾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為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為
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為亂皓以脩
宿有威惠為頌表所伏以為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
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眾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
與廣州刺史閭曠蒼梧太守主殺各送印綬詔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
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為邊夷
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
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
戎馬之要末觀聖顏委南藩之重責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
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
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

許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成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鄧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鄉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

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万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

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
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
軍楊珣駁曰前精募將士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
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且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珣議賜
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
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感奚母爲
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曲辰器將若田者虜以
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
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
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
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
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
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

有籌略少好武事宜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番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頓軍碓北為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還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急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謂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

羗校尉烈字武玄為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資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資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健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昇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吳況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昱等與之誓言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我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旣爲毛昱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旣降允求復讎璜不許見密謀襲璜事覺收昱呵曰晉賊舅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舅猶罵曰吾

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徇也璜既擒繆等並送之繆至合浦發病死孟
幹舉衆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
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
蜀側竹弩言能你之皓留付你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為皓所殺幹陳伐
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為日南太守先是楊繆為交州刺史毛晃為
交趾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繆交州晃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
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荅曰
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為使持節都督交
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僚勁悍歷世不
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為武昌都督以合浦
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
息融勅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
陵侯改為冠軍將軍吳既平普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
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

百里夷帥范熊堪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
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阡
騫羣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
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卒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
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
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
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
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
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
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
擢蠲其罪輿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
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
商賈去來以珠為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
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鹿麋者蠲

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感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群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珣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惠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

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凡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異其去職遷貞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

以彥為南中都督。父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荅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氏羌反叛，太守張嶷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蜀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忱。

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
二州軍潰爲顓所擒顓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荅曰但劉雍
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顓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
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
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
相距於長歧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
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
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
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
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
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
中荒敗迫近大賊討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
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

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衆軍督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武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派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剪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位遠近傷惜之有二子兄邁兄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及督護王春奉光妻自率其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為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與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豈寡敵衆經年抗

德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敢不能從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王溥值刺史卻隆被齊王固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國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興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浴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叅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弼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敗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

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脗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脗多梟首級王道守引為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脗殺宗於是王道守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為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服出嶺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舅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新栖之任清規自遠鼓軍鼓之巨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潛師襲董觀丘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弟札

玘子總
札兄子庭

周訪

子撫
撫弟光

撫弟光
光子仲孫

楚王寶
寶弟光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郡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去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甚。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主簿登建鄴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云國之餘得無憾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

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羌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其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

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出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且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二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冢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閔中詩曰周徇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云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閭續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主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

曰處復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季不及閉門紉已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竒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沉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楊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姜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龍驚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

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

告鎮東將軍劉渾令發兵

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渾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
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
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
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
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璦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
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璦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慙不
敢進帝促以軍期璦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璦俱西璦陰欲
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璦遂殺度支校尉陳豨焚燒邸閣自
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玘縣帝
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太鄉里義衆
與逸等俱進討璦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
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
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暮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

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蔡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禾牢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亦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總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總嗣

總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云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信篤御吳人吳人頗怨總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總

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刀協爲名
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
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
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
帝以周氏奔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
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
彝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
孝廉除郎中大同馬齊王固叅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
海王越叅軍不就以討錢璫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
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
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楊州江北軍事東
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
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

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領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逋征虜將軍吳興內史逋弟替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替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主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逋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艱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滿山云應識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逋爲敦諮議叅軍即營中殺逋及脫弘又遣叅軍賀鸞焉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

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槩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及敦死
札蒞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王玄議以札
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繼延兄
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三身至於往年
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其
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
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旣
下大事旣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
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愚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陳衣貶臧不官今體
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
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昔
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璧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舌況今
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
責明矣導重議曰自今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

出風言章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安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專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違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違議追贈札衛尉

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苻卓瑩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復苻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苻忠烈至到爲一郡所劾意謂直遣苻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苻使輕騎還陽羨苻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旣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苻謂續曰且與君共誼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苻逼牽與俱坐定苻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裹帶小刀便操刃逼苻苻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與手曾有膽方便以刀環築續殺之苻因欲誅勰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苻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苻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苻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苻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

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軋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軼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

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棧以距之桔槔不
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
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粲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粲於豫章石頭
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
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变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
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
萬歲至夜今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
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
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弼
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此木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
保廬陵訪追擊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未
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
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
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

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待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

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諂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為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辟釋并遺王環王琬以申厚意訪投琬於地曰吾豈貴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

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雁陽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汚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汚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贊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贊雖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誼關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

河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丘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偽尚書僕射王瑱言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貴為帝初賢為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貴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勲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叅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雁鳥揚將軍犍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三州假節龍襄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

司馬勲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璵同

璵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氏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衝璵密知之收釗勲等斬之尋卒子熈同

熈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熈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熈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熈曰豈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母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熈曰晉家元會何如此熈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辭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

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
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
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苟謀襲堅事
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
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
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
節不撓堅歎曰周子嚴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
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
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
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冠庭遂嬰禍荒裔瘴泉
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
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
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尉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
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

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父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發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工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久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跼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宜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恚宣不惜哉札廷等負雋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拜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冠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宜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廷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御撰

汝南王亮

子粹粹

楚王瑋

趙王倫

齊王囧

鄭方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顥

東海王越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闢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燦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賛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子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關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利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徵美吹竽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趙臨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

足維翰王畿迫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
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西京鼎祚隆
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
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
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旌節蒞嶽牧之榮入
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
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
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
利利未加而害及初廼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
甚亦其乘輿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
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
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
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賊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
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辭彼諸王權輕

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固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揔爲其傳云耳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懿言有才有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叔苻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固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友旂足以相援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

侍中之服感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二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
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
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
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
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
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阜
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
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
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太司馬假黃鉞大
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秉爲西陽
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
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太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
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
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

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異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其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授于北門之薜驢負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龍褰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美宗昶粹子

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為軍諮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義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義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

沙王又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莽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郗鑠春益之并削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莽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莽宗室元老特為之拜莽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莽官詔不問及帝寢疾莽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莽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乱莽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莽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莽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莽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

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為腹心導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為亂亮排閣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為驃騎將軍胤為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為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佞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

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璋命誣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朗齎以授璋璋欲覆奏黃朗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尅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檢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驕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璋左

右無復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主秉帝遣
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
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目大風雷雨霹礪詔曰
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
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
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
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
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璿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
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為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為君
勸所害

趙主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
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
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嘗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
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

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喪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國行東中，即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頡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頡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琿右衛司督路始，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

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今急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復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炊飛督閤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羽軍校尉蘇眉王固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乃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即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内外群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掾屬三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荇頌元從僕射子覆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固以倫秀驕僭内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固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

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如琴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度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詔為侍中又以孫秀為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為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從彤為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為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見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葦淺薄鄙陋馥度闇狠彊戾謂愚器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甚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覡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北芒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

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
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
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稚等
率甲士入殿譬喻三司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
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内外百官以乘輿
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國簿數百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
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
張衡衛帝寢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
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
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
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封侯郡綱紀並為
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恭為太子馥為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
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為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
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御將並列大封

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旦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葦草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琴賤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琴以書曰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

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
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
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弘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
壩坂開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
楸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拒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
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
秀家曰為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高山著羽衣
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秀欲遣馥度領兵助諸軍
戰馥度不肯度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度度然後率眾八千為三軍
繼援而弘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
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弘雅遁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囹輜重殺
數千人遂據城保郾閣而囹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囹分軍渡穎
攻弘等不利弘棄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囹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
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

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秘之而乃度及超還會泓敗固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度還已至更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固營固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固營執得固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高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殺秀威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主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子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

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
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懷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
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閨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
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
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
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子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
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秀皆還汶陽里第於是
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
送倫及秀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度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
者免度官度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以逆宜
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
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秀馥度討廷尉
獄考竟馥臨死謂度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
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

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悅殷渾與秀為王與所誅張衡
間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淵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
齊王固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固又伏法

齊武閔王固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
武帝不信遣太醫西訖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固號踊訐父病為
毆西所誣詔即誅毆西由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
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固以位不滿
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甚
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固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
王盛潁川王勰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
固既有成謀未發恐事乃與軍司管叢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
定乃收叢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
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楊州刺
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固屯軍陽翟倫遣其將

閭和張泓孫輔出堦坂與囹交戰囹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
衆於黃橋囹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興廢倫惠帝反正囹誅討賊
黨旣畢率衆入洛頡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
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囹於是
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
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襲平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鍾
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
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勛領中領軍封葛旗為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
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
奏事不先經囹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
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囹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曰頭公
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囹驕恣日甚終無
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
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雷三百

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
單幕之陋安嚮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
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明信之誓升幽
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以荷大功不可以任大權不
可久執大威不可以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
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
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
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
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
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憲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
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感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
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勲邁臧札
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宗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獄
於群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責徐

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
聖於前大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念窮高之凶棄五獄
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
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潁程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襄
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戍于許契闊
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
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日是以披霜路血誠冒昧
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卒退就鈇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固不納亦不加
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顯誅固因導以利
謀顯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固己大司馬固雖唱義有興復皇位
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乏勲力也而固不能固守臣節實
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
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真逆誅夷而率百万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
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

嚴列不解故東萊王黈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
黨僭立官屬蜀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先
所畏心中永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憫同擁傳詔可葛顯小豎維持國命
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左罪忠
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囚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
李含秉駟密至宣騰詔旨且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囚擁
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
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
廢囚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
就允合衆望宜為宰輔代囚阿衡之任顯表既至囚大懼會百寮曰昔
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
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
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囚委權崇讓囚從事中郎葛顯怒曰趙庶
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

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躬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譏言僭逆當共誅計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主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囹府囹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囹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騎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多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囹敗又擒囹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囹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千金墉暴囹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囹故掾屬荀閭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囹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袖腹為齊持服俄而囹誅求興初詔以囹輕陷重刑前勲不宜堙沒乃赦其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囹祀歷負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囹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囹王昔以宗藩穆胤紹

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勲
大濟賴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廟主殊分
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席馮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
德不建取侮一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
功濟朕身勲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
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郎墓賜策祠以太牢魂
而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
重述罔唱義元勲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
皆沒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
攸罔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
以騶虞幡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
宋受禪國除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
而未能薦達及罔輔政專心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

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群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軟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衡之任謗聲盈隆人懷忿怒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固含忍荅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厲王父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負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父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故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父守東掖門會驕虞幡出父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旣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父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父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

之進軍爲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父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父見齊王囹斬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囹傳檄以父爲內主囹遣其將董艾龍襲父父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轡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囹相攻起火燒囹府連戰三日囹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父弱囹彊異父爲囹所擒然後以父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父殺囹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龍襲父並誅之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父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父爲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父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父分陝而居穎不從父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

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
遼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鄉友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
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
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曰
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
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相來逆者當前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
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禍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哀之痛故復遣書
頴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秉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因隆洪業本枝百
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
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
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
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
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
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

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尅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葉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却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遣部將到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發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囹舉義穎發兵應囹以鄴令盧志為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叟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為倫將士荷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琨琨等率三萬人與荷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曰鐵騎前驅猗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囹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囹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

太司馬臣固之勲臣無豫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固別固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剝瘼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即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則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歛於葬於黃橋北樹柩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士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固驕

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辟安王孟致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固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鄉音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基於固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石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手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繫橋名曰石鼃陸機戰敗死者其衆機又為孟致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

為皇天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穎僭侈曰甚有无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耽殿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万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叅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万次于蕩陰耽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待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孟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屯冀州不進与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与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

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万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及桑尋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趣武開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与二子盧江王晋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晋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无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微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躰手足不見洗沐取數牛湯來其二子号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

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潁報讎遂出潁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蓋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潁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潁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潁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潁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踈特以賢孝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顥遣主簿房陽河間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費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逵尋追方軍廻以應二王義兵至

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因論功雖怒顯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大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為翊軍校尉與因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顯詭稱受密詔伐因因說利害顯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為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因及因敗顯以含為河南尹使與馬蔭下粹等潛圖害又商知含前矯妄及与顯陰謀具以告又乃誅含等顯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方為都督領精卒七万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為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顯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顯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耽奉天子伐穎顯又遣方率兵三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顯乃選置百官

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惣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尅期奉迎先遣說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顓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刀默守潼關乃各輔殺方又斬輔顓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刀默以入關顓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顓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

邁合從迎顯於南山顯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奉國內史賈谷龍安定太守賈定等起義討顯斬馬瞻梁邁等海王越遣督護廙晃是率國兵伐顯至鄭顯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顯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顯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融嗣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駙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休子絲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十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父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父別省逼越為主啓惠帝免

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顓孫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何間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丘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獲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政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蓋思

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叱左右斬之以致穆
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
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
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
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兗
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還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為
諸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弼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
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
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
甄弟蘭任社和濟李憚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為
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鉅鹿太守甄求
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憚薄盛斬田蘭率其衆
降甄社和濟集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以太學為府疑朝臣貳已乃誣
帝舅王延等為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

解充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荀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京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充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愈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衛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

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荀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聲之所在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豐原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軍統其眾還華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弥弟璋焚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憚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李憚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

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冲繼之哀帝徙冲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曾孫為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迭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台飾哀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恨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瑯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斬足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爾聖場毒縣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

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末之有也固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權僞業於旣成
拯皇輿於已隊棄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各逞心縱欲曾不
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志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
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哀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
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懷懷懷烈
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貫節終始可觀穎旣入摠
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真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
而顓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
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變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
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刃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
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興屢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旣而帝京寡弱
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祏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
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
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

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
八王之謂矣

贊曰其撓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黷妻過聽構怨連禍遞遭非
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逼及嚴誅偉哉武閔自割宏謨德
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羅殘賊章度勤王
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爭彊事窮勢蹙俱為亂亡起作補遺征八
撫敗國喪帥無君垂危主焚如之憂抑惟獨取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五十九

卷五十九